



動力

Momentum
STEMI's QUARTERLY BULLETIN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www.stemi.org
 北 美 版
 2 0 1 1 夏 季

發行人：唐崇榮 • 顧問：林望傑、陳佐人 • 編輯：蔡蓓 • 美編：葉俊廷 • 發行：陳敏佑 • 印刷：Fineline Printing Company

馬槽裡的救主

「主啊，我們感謝讚美你，今天我們可以一同與普天之下萬國萬民一同回想，一同記念，一同領受主祢降生到世界上來的歷史事實以及其中所隱含的神學的，信仰的，以及救恩的意義。我們感謝讚美祢，懇求祢今天在這個聚會中間用祢至聖的聖靈，就是啟示眾先知，啟示眾使徒，把祢的真理從天上帶到人間的上帝，光照我們的心，使我們進入祢深入，奧秘，祢測不透的豐盛的裡面，好叫我們在這大哉敬虔的奧秘的中間領受對真理的體會，對主祢救贖的經歷，祢聽我們的禱告，我們恭敬把每一個到祢面前來的人，都交託在你祢中，願主一位的聖靈，在我們眾位的心中工作。我們特別為我們的朋友，我們所愛的人，今天一同聚集在這個地方，我們為他們禱告，求主的恩惠降臨在他們身上，求主祢自己的救恩顯明在我們的心中，給我們今天看見，在神與人之間有這偉大的救恩預備等候我們，有這麼偉大的捨己，這麼偉大降卑願意到世界來的救主成為人類的盼望。我們懇求祢在這個聚會中間，親自設立寶座，親自執掌王權，親自對我們說話。我們把祢無用的僕人交託在祢的手中，願主祢與他同在，用祢的恩膏膏抹他，你的靈在祢的身上，你的話從祢口中出來，成為我們眾人的力量，成為我們心中的滋潤，我們感謝讚美，我們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奉那至高的名，耶穌基督的名，吩咐撒旦及一切的差役離開這個地方！祢不讓牠在我們中有絲毫攪擾的工作，因為牠在祢裡面原是毫無所有，所以求主向我們施恩，顯出祢自己的能力。感謝讚美，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的。阿們。」

今天我們要讀的聖經是從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節開始：

「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旨意下來，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這是居里扭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馬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馬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裡的時候，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裡，因為客店裡沒有地方。在伯利恆之野地裡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甚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

信仰的動力
 The Power of Faith
 Dr. Stephen Tong's Evangelistic Rally

國際著名佈道家當代基督教神學家、思想家
唐崇榮 博士 芝加哥佈道大會

唐崇榮牧師國語主講 / Rev. Dr. Stephen Tong, Mandarin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Location: Edman Chapel at Wheaton College, Wheaton, IL 60187
 Located on N. Washington St. between E. Franklin Ave. and Lincoln Ave.

Sep 9, Fri, 7:30 PM 佈道會 Evangelistic Rally
 Sep 10, Sat, 10 AM 專題: 撒旦的投資與基督教的衰微
 The Investment of Satan & The Deterioration of Christianity
 6 PM 信仰問答 Q&A about Faith
 7:30 PM 佈道會 Evangelistic Rally
 Sep 11, Sun, 1:30 PM 佈道會 Evangelistic Rally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主辦
 芝加哥華人教會協辦
 Stephen Tong Evangelistic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Additional Information: 331-645-3912
 STEMI.Chicago.Rally@gmail.com
 Children's Program Provided During All Sessions

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裡，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上帝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有古卷作喜悅歸與人]』眾天使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們的。』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又有那嬰孩臥在馬槽裡。既然看見，就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凡聽見的就詫異牧羊之人對他們所說的話。馬利亞卻把這一切的事存在心裡，反復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聽見所看見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們所說的，就歸榮耀與上帝，讚美祂。滿了八天，就給孩子行割禮，與他起名叫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我們中國人豈不是有這樣一句話「大智若愚」嗎？你從外面看很愚昧的人，誰知道裡面所隱藏的智慧是普通的學者沒有辦法明白的。為什麼教育學博士教孩子教不成功？為什麼鄉下老太婆孩子個個教得成功？這不是諷刺嗎？自以為聰明的人是真的聰明嗎？自以為有智慧的人是真的智慧嗎？看起來不起眼的人真的沒有學問嗎？看起來窮的人真的沒有豐富嗎？當許多人有物質的豐盛，越來越旺的時候，正是他心裡越來越貧窮的時候。沒有一個時代，沒有一個世紀比廿世紀這一百年有更快，更飛速的科技發展。沒有一個世紀有比廿世紀更多的知識介紹給學生，使人從無知的嬰孩到他大學畢業的時候所得到的科學知識，科技的發展，科學帶給他們生活的方便，享受，物質的文明，是超越所有歷史上任何一個世紀的。但是我們很諷刺的同意，沒有一個世紀比廿世紀道德墮落得更厲害。廿世紀的開始，許多的人還在黑暗中間過晚上的生活，廿世紀的結束，最小的鄉下都有電燈的照明。廿世紀的開始很多人要走路來跑到別的地方，離開他們的家鄉。但是廿世紀的結束，很多的人已經坐著飛機，坐著汽車，坐著許多科技所產生的交通的工具。廿世紀從起初到結束這一百年來中間，是一個弔詭性的世紀，是一個諷刺性的世紀，是一個非常使人百思不解的世紀。為什麼在科學最發達的地方，正是人的心靈最空虛的地方呢？為什麼在心理學最發達的地方正是自殺的人最多的地方呢？為什麼在物質文明最豐盛的地方，正是沒有安眠藥，人不能晚上安睡的地方呢？這些東西都告訴我們，有許多的事情不是理性所能了解的。怪不得到了廿世紀六十年代，理性世代所承繼下來的這種心態慢慢被淘汰掉。廿世紀到七十年代的時候，啟蒙時代高舉理性的這種絕對權威慢慢被瓦解。我們看見在廿世紀結束的時候，新紀元運動的出現，後現代的出現，都是幾乎把理性當做應當被推翻，不讓它繼續站在最高權威來統治人類文明的一個時代。所以我們今天應當嚴肅的說，上帝的奧秘就不是專給那些自以為聰明，智慧，用理性定奪一切，用理性鑑定真理的那些人所能接受的。上帝在聖經中間所隱藏的是生命的奧秘，是超理性的智慧，是人自己以為用理性所發現的真理所不能與它相比的，那更高超，更完美，更永恆，更深入的真理。

「救主」怎麼會在馬槽裡呢？如果一個人是醫生他一定有醫學的知識，他一定有醫治的功能，他一定有醫藥的常識，他一定有對病理的了解他才能做醫生。如果一個人要拯救別的民族，他一定有軍事的能力，他一定有政治的權柄，他一定有超人的力量才能施行拯救。所以「救主」跟「馬槽」是完全不相干的，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但是，這一句話跟這個題目不是我們想出來的，這一句話跟這個題目是聖經記載，而且是天使的口傳講出來的。

嚴格的說起來，今天的基督徒對耶穌的七大稱呼，沒有一個字是人想出來的。祂名叫「耶穌」，是天使起名的。祂是「救主」，是天使講出來的。祂是「主」，是天使講出來的。祂是「基督」，是天使講出來的。祂是「以馬內利」，是天使講出來的。這樣，這一位偉大的神的兒子，聖者，這七大名稱都不是祂的父母給的，都不是人想出來的，都是透過天使啟示下來的。所以我們剛才讀的最後一節說，「就給祂起名叫作耶穌，這就是沒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在天使再把基督介紹給人類的時候，就從祂還沒有成胎以前就說預言了，當祂生下的時候，天使再一次親自對牧羊人講這句話，「你們要去伯利恆，你必看見一個嬰孩生在馬槽裡，祂就是主，救主，祂就是耶穌基督。」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天使把救主跟「馬槽」連在一起，為什麼呢？為什麼所給的啟示是交付給伯利恆的人呢？這些我深思熟慮，我真是不大明白。但是我慢慢找出來，耶穌的生與耶穌的死，都有一些不應當領受啟示的人，實際上領受了啟示。有那些應當明白的學者卻完全沒有資格，沒有分。換句話說，上帝親自揀選了一些人，讓他們明白那些自以為有聰明智慧的學者所沒有辦法明白的事情。這個是記載得很清楚的，所以四福音一開始就告訴我們，「為你們生了主，救主。」「我今天報給你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單單這兩句話，就把這個信息本身的本質跟這個信息的範圍講出來了。

什麼叫做這個信息的本質呢？這是「大喜的信息」。聖經講的好消息是大喜的信息，而好消息用中文更具體的繙譯變成兩個字——「福音」。這個是這件事情的本質。耶穌基督的降生絕對是人類歷史中間最偉大，最上好，最令人振奮，最帶來盼望的消息，因為神來到人間。耶穌基督降生的這個好消息絕對不是一個民族的，絕對不是一個部落的，絕對不是一個家族的，是關乎萬民的。所以當後來我們認識什麼叫做聖教會的時候，我



▲ 2011年7月香港「愛與人生」佈道會



們明白這個教會是聖而公的。按本質來說，它是聖潔的，按範圍來說它是普世的。照樣的，基督的降生就是一個關乎萬民的，全世界無論各族，各國，各民，各方的人都與他們有關的，而且就是一件最偉大，最令人振奮，使人得著盼望的消息。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為什麼大喜的信息，是向牧羊人講出來呢？為什麼不是向那在祭司院裡面的人講出來？為什麼不是向那些在學術派裡面的法利賽人講出來？為什麼不是在王宮裡面對希律王的官僚講出來？因為這些人沒有資格明白這個大喜的信息。我越思想聖誕，我越思想聖誕的道成肉身隱藏著的神學跟奧秘，我真是心中充滿喜樂，因為這是太偉大，太偉大的真理，沒有一個宗教領袖可以產生這樣的意境，沒有一個宗教教主有這樣的誕生，沒有一個文化鉅子曾經有這種境界對神的愛的了解。

在以色列人四百年沒有先知以後，他們知道可能上帝要丟棄他們，但是他們又深信上帝永遠不丟棄他們，所以理性上知道神在丟棄他，而信仰上知道神不會丟棄他，這種緊張的關係就產生了一種蛛絲馬跡，一點點的盼望。「神哪，什麼時候賜下彌賽亞？基督來吧！基督來吧！拯救我們這個民族吧！」在這種盼望的人之常情的中間，你發現以色列人好像一個已經居喪許久，而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翻身的一個痛失丈夫的寡婦。這個人，他只能盼望有新的一天，有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有新的盼望。但是看起來好像沒有，所以這四百年沒有先知的民族，他們等等等，他們只有一個禱願，「上帝啊，求祢記念祢與亞伯拉罕我們的祖先所立的約，求祢記念祢所賜下的，祢與大衛所立的約。求祢記念亞伯拉罕的子孫，記念這些等候祢，仰望祢的子民，你赦免我們的罪吧，祢再一次潔淨我們的心吧，再一次給我們機會，使我們悔改歸向祢，那把彌賽亞賜下來。」「彌賽亞」，這個字到了希臘文變成 Christos。Christos 的意思就是 the anointed one，被膏立的那一個，而被膏的人在聖經裡面是君王，還有祭司，還有先知。做王的不能自己立，做祭司的不能自己封命，做先知的要神的靈自己膏他。但是做君王的不能做祭司，因為君王一定要猶大支派，而且一定要大衛的子孫，做祭司的也不能做君王，因為做祭司的一定利未支派，而且要亞倫的子孫。不但如此，到了某一段歷史就變成一定要在亞倫的後代中間，成為撒督的子孫才能做大祭司，所以這樣呢，被膏的君王就不是祭司，被膏的祭司就不是君王。而先知呢，可以在不同支派出現，因為他不用血統的傳流來做為他們被按立成為先知的條件，所以先知有從以法蓮支派的，先知有從猶大支派的，先知有不同支派的。但是君王、祭司跟先知三樣被膏立的職分歸於一個人，因為那個基督是單數的，那個彌

賽亞是單數的，那個單一的祭司，他怎麼會被膏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呢？所以他們就研究了彌賽亞什麼時候來？彌賽亞被膏的是哪一個人？如果上帝有一天差遣彌賽亞來拯救這個受過苦的民族，那麼，他出現的時候是用什麼身份出現呢？他是在哪個家族裡面生出來的呢？如果他被生來要被按立成為彌賽亞的時候，全民認識是他嗎？會不會他來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呢？會不會他被按立的時候，我們完全不承認呢？會不會他還沒有來我們以為他來了呢？會不會我們把不是彌賽亞當做彌賽亞？會不會有的時候我們把已經是彌賽亞的當做不是彌賽亞？如果這個東西弄亂了。整個民族就大災難了！所以他們對彌賽亞學的研究就變成一個神學上重要的課題。

到了耶穌降生的時候，以色列人的彌賽亞論已經變成四派了，第一派、是從巴比倫的時候所傳下來的，因為他們被擄到巴比倫的時候，那些像但以理這些人，像先知，他們也被擄去了。在那裡他們思念上帝的話，等候上帝的啟示，然後他們就從這個巴比倫學派中間慢慢研究，到底上帝應許的彌賽亞是怎樣的一個人？那這個傳流下來幾百年以後，巴比倫學派變成一個學派。第二個學派是亞歷山大學派。亞歷山大是埃及北邊的一個港口，這個港口因為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之後，就把那個地方改名，變成他的名字，建了一個當時最大的港。這個港不但是商港，更是軍港，而亞歷山大大帝又在那裡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就在這個地方我們看見有許多猶太人也鑽研學問，許多猶太的學者在亞歷山大港，在亞歷山大就有一派很嚴謹的學者，他們從聖經裡面去鑽研到底彌賽亞來到的時候是怎樣的，他用怎樣的身份出現的，他大概會用什麼記號顯明他是上帝差來的彌賽亞。所以這個就變成第二個學派了。第三個學派是 Dispora School of Messianic，也就是分散各地的猶太人他們在羅馬帝國所有的地區經商，他們在各地旅遊，後來在這些寄居各國的猶太人，他們也研究彌賽亞觀，結果就產生了第



▲ 2011年7月香港兒童佈道會



三個學派。而第四個學派就是耶路撒冷學派，那些在本地，在聖經最重要的耶路撒冷京城留下來的，他們這些律法師，這些文士，這些法利賽人，他們就照著舊約的傳統研究彌賽亞。所以，當耶穌降生的時候有四派研究彌賽亞的神學的這些宗教的領袖。他們研究的時候產生了一些的分歧，有的人說彌賽亞有神性，但是他們說如果這樣的話，神的獨一的，怎麼有一個有神性的彌賽亞，豈不是等於破壞了神的獨一性呢？所以有的不接受，有的接受。有的人認為彌賽亞後來打仗戰死了，變成偉大的烈士。但是彌賽亞怎麼會死呢？如果彌賽亞死了，不是他的拯救就停止了嗎？所以他們有許多的歧見，許多不同的解釋，但是至少這四派的彌賽亞論都有同樣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今天我要提的。

猶太人從這四派所研究的結果中間，他們相信彌賽亞有三大本質，再加上第四，一定是為以色列國奮鬥的。所以就有四個特點。第一，彌賽亞來的時候一定是政治性的人物。他要恢復大衛的寶座，他要收復失地，他要爭回過去的光榮，他要雪恥。所以他在政治上要把大衛曾經建立的王國重新復興起來。所以這樣呢，彌賽亞一定是政治領袖，這是第一個性質。第二、彌賽亞一定是軍事性的，他要親自作戰。他要帶領軍兵，上帝就變成了萬軍之耶和華，上帝的彌賽亞就是帶領軍隊得勝，使列國降服，他統帥萬軍，使他到的地方所到的，所去的地方所向無敵，所以這個彌賽亞第一、是政治性的。第二、這位彌賽亞是軍事性的。所以他必戰，百戰百勝，所到的地方所向無敵，常常凱旋回家增加自己的地皮，使國度興旺，恢復過去，甚至超越歷史上的榮耀，這是第二樣。

第三樣、彌賽亞一定是復仇性的，他心裡面充滿仇恨，因為他一定要把所有行過不公，欺壓，蹂躪，霸佔，侮辱以色列的這些眾國，都要讓他們喝上帝給他們酒中忿怒的杯，杯中上帝忿怒的力量使他們東倒西歪，所有的國家都要慘敗，讓以色列可以起來成為一個新的，新興的大國，這樣呢，他的仇恨，要把所有的仇敵把他打下去。所以這個政治性的彌賽亞，這個軍事性的彌賽亞，這個仇恨性的彌賽亞才能拯救以色列國。以色列曾經受過巴比倫的統治，以色列曾經受過亞述王的蹂躪，以色列曾經受過波斯帝國的侮辱，以色列曾經受過馬其頓帝國派人來統治，以色列曾經受了這一、兩百年來羅馬帝國的瓜分跟統治，所以他們含恨，不得不繼續過他們很痛苦的生活，但是他們心靈的深處，繼續盼望那應許亞伯拉罕的上帝，是永遠不毀約的上帝，雖然現在好像不再賜下先知，但是神是永遠不肯乎自己的上帝，所以他們繼續盼望彌賽亞來吧！彌賽亞來吧！但是彌賽亞終久不來，繼續不斷，年復一年，日復一日，以色列

都在鐵蹄之下過生活。當羅馬帝國統治這麼多的邦國的時候，他們知道唯一最難統治的就是猶太國，因為猶太人絕對不肯稱凱撒為主，所以這個國家是最可能背叛，是最可能革命，是最難統治的一個國家。所以呢，羅馬帝國所派駐在各國的軍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比耶路撒冷最多的時候，同一天有十八萬多的羅馬軍兵駐紮。特別是當耶路撒冷一年三次舉行宗教大慶典，各國，各民的猶太人，各鄉，各城的百姓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時候，正是羅馬帝國最懼怕群眾運動產生反革命的潮流的時候。所以呢，羅馬帝國非常敏感以色列人的一舉一動。而以色列人最痛恨羅馬帝國統治他們這麼久，所以結果在他歷史中間，有超過一百六十年的時候，他們反抗，反抗羅馬帝國，爭取民族的自由，盼望可以獨立起來。這樣，以色列人在過去的期間，曾經有一個猶大支派的一個叫做馬略比的王朝 (Maccabeus)。

猶大·馬略比，他們稱他是「猶大支派的獅子」。但是這個猶大支派的獅子是不是就是彌賽亞呢？還不是。在幾十年的，幾個世代的奮鬥，英勇的反對羅馬帝國的下面，慢慢慢慢還是被打敗了。所以當猶太人最後在馬撒達的地方，孤軍奮戰抵擋羅馬帝國的時候，他們差不多將近一千人駐紮在那個高原的上面。羅馬帝國是從下面打上來，因為他們地方在最險要的高峰，所以羅馬帝國的軍隊怎麼打都打不上去。為了應付馬撒達戰役，羅馬帝國絞盡腦汁，發明各樣的戰爭工具，但結果他們還是勝了。結果羅馬帝國爬上馬撒達上山上去，要活捉這些背叛的猶太軍隊的時候，他們要把他一個一個帶到他們將軍的面前，逼他們跪下來投降，然後羞辱他們一番，等他們上到馬撒達山的時候，發現一點聲音都沒有，人的影子都沒有。所以羅馬帝國的軍隊在以為自己得勝的時候，他們很奇怪的就到處尋找，結果在厚岩裡面看見九百六十多個屍體都是自殺而死，結果沒有一個人投降。這個自以為得勝以色列，非常榮耀的大日來到了，羅馬帝國的軍兵非常的沮喪說，原來沒有看到一個猶太兵向他們投降。他們為什麼不投降？他們寧願死，絕對不投降。他們等候彌賽亞的來到，他們流盡最後一滴的血。



▲ 2011年6月8日台北歸正福音國際講經大會—約翰福音



這一件事蹟以後，到了一九四八年，以色列重新建國的時候，成為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已經亡國兩千多年的一個民族可以重新建立起一個聯合國承認的新國家起來。他們定下一個條例，當以色列的青年人當兵的時候，當他被接受成為正規軍的典禮儀式上，一定用直昇機把他們飛到馬撒達高原，在那裡集體的宣誓，我永遠忠於我的國家，至死流盡最後一滴血也不投降。他們的儀式裡面要喊三句 Never Masada again! Never Masada again! Never Masada again! 所以以色列人心靈的深處是只有一條出路，沒有人可以幫助他。以色列民族到今天絕對不信任任何一個其他的民族，他不會信靠美國，他只想利用美國，他只想操縱美國，透過三方面：經濟上用銀行跟財經的勢力操縱美國。第二、政治上，他用輿論操縱美國。第三、他用軍事的敏感的偵察的力量來操縱美國。猶太民族絕對不會向阿拉伯人投降，他不會相信任何一個國家，他們相信在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沒有永遠可靠的同志，他們只相信彌賽亞來到的時候，他們的國家才有盼望。所以用這樣的心情來說，他們就等一個君王的來到，叫做彌賽亞。等一個將軍的來到，叫做彌賽亞。等一個雪恨，報仇，使他們重新建立民族自尊的領袖來，叫做彌賽亞。所以他們等候的，「上帝啊，差彌賽亞來復興以色列國，復興以色列國！」

這四派都有不同的地方，然後他們都有相同的這三點，他是政治性的，他是軍事性的，他是復仇性的，而他是民族性，他要建立以色列國。當他們等了幾百年沒有盼望的時候，突然間看見在沙漠地帶，曠野裡面有一個人大聲呼喊「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他們就千千萬萬人從各城各鄉來到約旦河受洗，聽施洗約翰的道。他們心想，「這就是彌賽亞」了。連法利賽人也想，「大概彌賽亞來了。」所以他們派人去聽約翰講道，然後勇敢的問他說「你是基督嗎？」約翰沒有趁機會說「難道還有別人比我厲害嗎？當然就是我囉。」約翰很誠實的說「我不是基督。」「我不是那先知，我不過是為他做預備的。」這些都是神偉大僕人，真正靈性給我們萬代的榜樣。他說「那在我以後來的，他是基督。我不過用水給你們施洗，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參：路加福音三章16節）。很多人聽不懂，因為他們的觀念就是彌賽亞是榮耀的，是軍事的，是政治的，是有能力的，是得勝的，是戰爭的，是仇恨的，他們聽不懂。所以呢，上帝根本不要這些已經受這種神學學術性的錯解捆綁的人明白，上帝就不把這個奧秘告訴法利賽人，不把這個奧秘告訴祭司長，不把這個奧秘告訴王宮裡面的希律王的幕僚。上帝把這個奧秘只告訴兩種人，一種就是東方博士，連以色列人都沒有資格的，他們是外邦人。一種是在社會中間最低階層的，曠野中間半夜還要守更的牧羊人，窮得不得了的。你看，神不

因為你大有學問，你是神學博士，你做了牧師很久，你明白祂的旨意。上帝說，「forget it!」因為你們對我的真理所了解，是受你們的神學學術捆綁，我就把我的啟示告訴那些你不認識，也不認識你的東方博士」。星在外面顯現把東方博士帶到伯利恆來。天使在夜間顯現，把曠野的牧人帶到馬槽來。所以，到馬槽來的人，是最有學問的外邦人跟那些最被輕看的窮人。

當這些東方博士到伯利恆的時候，他們也是受普通觀念的影響，「王一定是在王宮！」所以到王宮去找王。而希律想「我就是王，你還到王宮找王？」「那一位生下來做王的在哪裡？」「我太太沒有懷孕啊，我這裡沒有孩子生出來呀。」但是這個王，假王，就用假敬虔裝腔作勢，問他們「那生下來的王，根據聖經是在哪裡呢？你找到了告訴我，我也要去拜他」（參：馬太福音二章8節）。假的！你從聖經的經裡面看見，今天人性詭詐到一個很可怕的地步，天使對東方的這些博士說，「你們不要回去，你不要再回去告訴希律王耶穌生在哪裡。」希律王就派人去把兩歲以下的伯利恆生下來的嬰孩，全部用刀要把他殺死。上帝差遣使者把耶穌基督帶到埃及去。

親愛的弟兄姐妹，正統的非正統，非正統的正統。猶太人變成外邦人，外邦人變成猶太人。應當明白的不能明白，不能明白的變成明白。遠方的人來到最近的地方，在最卑賤的地方看到至高之處生下的孩子。這些奧秘太偉大了！。然後，當耶穌基督死的時候，神又用同樣的手法，生的時候是如此，死的時候也是如此。耶穌死的時候誰知道祂是上帝的兒子呢？連十二個門徒都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雖然曾經講過「祢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但是當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他們心裡想，「上帝的兒子怎麼會這樣死的？還是逃走好了，跟祂在一起很危險的。」所以他們都離開祂去了。耶穌基督死裡復活以後，看見他們不明白，再對他們講上帝國的事四十天。為什麼呢？因為讀了三年半還不及格，所以再補習四十天。補習四十天，天天講一個題目，上帝國，上帝國，上帝國。補習完了四十天，



▲ 2011年4月費城佈道會



「不能再延長了，我要升天了。」升天那一天，他們問他說「你復興以色列國是這個時候嗎？」（參：使徒行傳一章6節）。耶穌講「上帝國」，他們想「以色列國」，因為「基督是報仇的，基督是軍事的，基督是政治的」，「你是不是到了時間復興以色列國，恢復大衛的寶座，得著政治的權柄，用軍事的力量打敗羅馬帝國，然後我就跟你呢？」耶穌說「不是的，聖靈降在你身上，你們就把福音傳開，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參：使徒行傳一章8節）。為什麼耶穌死的時候，這些人還不明白什麼叫做「上帝的國」呢？他們第一次聽道就是約翰講「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他們聽完了以後就是「以色列國」、「天國近了」，「以色列國！」「天國」，「以色列國！」他們頑固不化，沒有辦法了解，正像今天許多基督徒越聽道越糊塗，越做禮拜越懶惰，越參加聖誕節越不明白聖誕節的意義。

耶穌基督死的那一天，真正明白上帝國的，不是彼得，不是雅各，不是那個強盜。「耶穌啊，祢得國降臨的時候，求祢記念我」（參：路加福音廿三章42節）。那個時候過了，到了四十三天以後，彼得雅各還問，你復興以色列國。」你看，這個強盜比門徒更明白什麼叫做「上帝的國」。耶穌死的那一天，不是門徒，不是彼得，是那個羅馬外邦人的百夫長說「他真是上帝的兒子」（參：馬可福音十五章39節）。基督是王，是強盜認出來的。基督是上帝的兒子，是羅馬兵丁認出來的。基督生做王，是東方博士看到上帝的引導的。基督在馬槽裡是主，是救主，是伯利恆人領受啟示的。這是何等大的諷刺！生的時候正統派的人不知道神把恩典賜給最卑微的跟外邦人。死的時候，連門徒都不明白，神把啟示給了外邦人，給強盜。關乎萬民的，不是單

單為了民族。如果你信耶穌，然後利用耶穌只有搞台灣獨立，只有搞民主運動，你還不認識耶穌基督。這是關乎萬民的，不是把神的旨意，神的帶領當做民主運動的一個自私行動。以色列人只講以色列國，上帝說「這是關乎萬民的」，就因為這樣的緣故，基督徒在全世界各國中間要高舉耶穌基督，因為他的國度不是地上的國度，是天上的國度。

親愛的弟兄姐妹，當這些牧羊人聽了這樣的啟示之後，他們就出發，他們也就到伯利恆去，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落後於其他的人，他們不落後於祭司，雖然他們沒有錢，是窮人，三更半夜，寒冷的時候，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才能討一點錢過基本的生活，他們自籌路費到伯利恆城去找這個嬰孩。不是去敬拜一位君王，是找一個嬰孩，這個嬰孩是這麼反合性，是這麼沒有辦法使人明白的，祂不是榮耀尊貴在王宮裡面的皇太子，祂是生在一個馬槽裡的嬰孩。

親愛的弟兄姐妹，親愛的朋友，你以為基督教跟你講上帝的愛是無病呻吟，是一種紙上談兵嗎？不是的。上帝創造了世界，按照祂自己的形像造了人，是最有創造力，最有智慧，有永恆的靈性，有道德觀念的，然後人敗壞，墮落，抵擋祂，失敗，犯罪。然後他自己到世界上來，卑微，降世，在馬槽中間，一生坎坷，受盡痛苦。生的時候借動物的地方，死的時候被掛在木頭上，埋葬的時候借別人的墳墓。這一位耶穌基督愛你，愛我。我從來不想要做基督徒，我很難克服我的腦子接受聖經的真理，直到神的大愛感動我。我告訴你，當你真正明白基督的捨己跟受苦，你才真正開始懂得什麼叫做愛主。

► 2011年4月 聖地牙哥佈道會 San Diego Rally



今天晚上我再對你說，我的口才不夠講清楚，但是我的心很急的告訴你，在最貧窮，痛苦，又髒，又臭，又卑賤的地方，曾經為你降生了一位救主，而除了他以外，沒有別的救法。除了他以外，沒有別的救恩。除了他以外，沒有第二個救主，祂是神到地上做人的，今天晚上，天使要對你說，他要降生在你心中。你這樣卑微，抵擋上帝，犯罪的人，你以為你可以用你的自由來抵擋神，然後永遠不受祂的審判嗎？聖經說「上帝如此愛世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三章16節）。

講於2007年12月，台北國父紀念館。唐牧師允准節錄濃縮刊載，未經唐牧師過目



自由意志真偽辨

(五)

自由意志之探討

林慈信

第五部、分析衛斯理的亞米念主義

我們在上文解釋亞米念主義的"隨意自由意志觀"(libertarianism)，它與《聖經》的自由意志觀是怎樣的的不同。我們看見傅蘭姆 (John M. Frame) 對這種"隨意自由意志觀"提出十八方面的批判；我們還引用了兩位當代亞米念主義教授的著作，用他們自己的話證明，"隨意自由意志觀"的確是亞米念主義背後的哲學前提。不過，我們一開始也說過，馬丁路德與衛斯理的亞米念主義，和"經典"的亞米念主義有所不同。讀者也可能看過筆者的其他文章，主張改革宗與衛斯理的亞米念派有彼此合作的空間！因此可能會覺得有點混亂。衛斯理的亞米念主義，和原本荷蘭的亞米念主義究竟怎樣的的不同？既然都是相信"隨意自由意志觀"，還可能有什麼分歧？在我們回到《聖經》的教導和自由意志論之前，讓我們來作這方面的分辨。

英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每年舉辦研討清教徒與改革宗信仰與敬虔的會議，會上發表的論文收在《清教徒論文》系列中 (Puritan Papers, vols. 1-5, ed. J.I. Packer, Phillipsburg, NJ: P&R.)。在最後一卷，巴刻發表了一篇很有意義的論文，題為"亞米念主義的種種"(J.I. Packer, "Arminianisms", Puritan Papers, Vol. 5, Phillipsburg, NJ: P&R, 2005)。文中分析了原本荷蘭的亞米念主義和後來衛斯理的亞米念主義 (Wesleyan Arminianism) 的異同。巴刻稱荷蘭的亞米念主義（史稱"抗議派" Remonstrants）為理性主義的亞米念主義 (Rationalistic Arminianism)；而衛斯理的亞米念主義則稱為"福音性的亞米念主義 (Evangelical Arminianism)。

亞米念主義對救贖和揀選的定義：形容詞的改變，導致名詞定義的改變

首先，巴刻提出一個一般性的，對亞米念主義的定義："歷史上的亞米念主義是對加爾文主義的反動；...就是肯定'有條件的預定，相對於無條件的預定；（肯定）一般（注：全人類）的救贖，相對與特殊（注：給選民）的救贖。'"（頁26）可是巴刻馬上接著宣稱：這僅是一種字面上的分歧。事實並沒有那麼簡單，因為當形容詞一旦改了，名詞的定義也改變。比較正確的說法是：加爾文主義所肯定的那種預定，是不可能條件的；條件性是這種預定排除的；加爾文主義也肯定一種救贖，其特殊性是它本質的一部分。而這兩點，亞米念主義都否認。（頁26-27）兩者真正的分歧乃是：加爾文主義認為，預定就是預定 (predestination means foreordination)；而亞米念主義認為預定只不過是預見（預知）；而所預知的事，並不由上帝預定。

預定是預定，不僅是預知；拯救就是拯救，不僅給人得救的可能性

加爾文主義相信：揀選就是上帝預定 (foreordained) 某些罪人由耶穌基督拯救他們，不僅使罪人有得救的可能。主耶穌所救的每一個罪人，事實上都肯定得救：
"救贖"是上帝成就祂揀選的旨意的第一步，意思是：上帝的確做成 (achieved)，成就了 (secured) 確定的救恩 (certain salvation)：上帝作成的，就是呼召罪人，赦免他的罪，收養他作上帝的兒子，堅忍保守他，直到他獲得最後的榮耀：這些都是上帝為祂的選民成就的。



反過來說，亞米念主義認為基督的死只不過使全人類罪有得救的可能，並不是真正拯救任何人：

基督的死所成就的乃是一般罪人得救的可能性(possibility)，這可能性對上帝來說，在任何一個罪人身上都可能不會發生。而上帝"揀選"個別罪人得救的意思，僅是上帝注意誰會相信而有資格獲得榮耀；這是或然的事實(contingent fact)，不是預定的事實(foreordained fact)。

兩派對預定、揀選的定義有著這樣的分歧：加爾文主義認為上帝的揀選是祂要拯救選民的決心，十字架的意義乃是基督的確救了一些罪人；可是亞米念主義認為人得救並不是根據上帝的揀選，也不根據基督的十字架。一個人得救，是根據他與上帝的恩典合作，而這不是一件上帝親自保證的事。

衛斯理的神學信仰：與亞米念主義的共同點

清教徒神學大師約翰歐文(John Owen) 稱荷蘭的亞米念主義為"比利時（荷蘭）的半伯拉糾主義者"(Belgian semi-Pelagians)。巴刻認為，它與後來衛斯理的亞米念主義有所不同。約翰衛斯理的同工，約翰霍雷敕爾(John Fletcher)對衛斯理的教義有這樣的簡述，取自霍氏的著作《對反律法主義的第一防線》(First Check to Antinomianism, 1771)：

他（衛斯理）也相信一般（全人類）的救贖，和這教義的必須後果；有些人認為這是恐怖的異端。他與聖保羅一樣堅持，基督，憑上帝的恩典，為所有人嘗了死亡；而衛斯理稱這恩典為白白的恩典，是白白延伸到（賜給）全人類的。他常常引用使徒保羅的話，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不過，特別是那些信的人的救主；而上帝願意所有的人得救。上帝這個心願，是與人道德性的自由 (moral agency) 一致的，也是與福音一致的。他與聖約翰一樣的堅持，上帝就是愛，而基督是挽回祭，不但為我們，也是為全世界的罪挽回祭。他與聖彼得一樣宣稱，主不願意任何人沉淪，但願意所有的人都來悔改；誠然，上帝吩咐各處個人都要悔改。上帝這個吩咐是誠意的（不是虛偽的）。（巴刻，頁27—28）

He [Wesley] holds also General Redemption, and its necessary consequences, which some account dreadful heresies. He asserts with St. Paul, that Christ by the GRACE of God, tasted death for every man: and this grace he calls free, as extending itself freely to all. He frequently observes with the same apostle, that Christ is the Saviour of ALL men, but specially of them that believe; and that God will have ALL men to be saved, consistently with

their moral agency, and the tenor of his gospel. With St. John he maintains, that God is love, and that Christ is the propitiation not only for our sins, but also for the sins of the WHOLE WORLD... and with St. Peter, that the Lord is not willing that any should perish, but that ALL should come to repentance; yea, that God, without hypocrisy, commandeth ALL men, EVERYWHERE, to repent.

衛斯理的神學信仰：與亞米念主義的分歧

讀者看到這裡，會認為衛斯理的立場與荷蘭的亞米念派完全一樣。不過，霍雷敕爾接下來說：

但是，亞米念若..."否認人的本性是完全墮落的，反之宣稱人仍然有意志上的自由，使之不需恩典的幫助就能回轉歸向上帝"，那麼衛斯理先生不是一位亞米念主義者。因為衛斯理堅決相信人性的完全墮落，他一致地堅持，人按照自己的本性，其一致只有行惡的自由；上帝的恩典必須先來干預，並不斷的推動他，使他願意、能夠回轉歸向上帝。

But if Arminius (as the Author of Pietas Oxoniensis affirms in his letter to Dr. Adams) "denied that man's nature is totally corrupt, and asserted that he hath still a freedom of will to turn to God, but not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grace," Mr. W. is no Arminian, for he strongly asserts the total fall of man, and constantly maintains that by nature man's will is only free to evil, and that divine grace must first prevent, and then continually further him, to make him willing and able to turn to God. (John Fletcher, First Check to Antinomianism (1771), in The Works of ... John Fletcher ... of Madeley, 2:232-34.)

小結：異與同

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荷蘭的亞米念主義與衛斯理派的亞米念主義有這樣的共同信念：

人的行動從上帝的角度看來是偶發的 (contingent)。人的道德責任 (moral agency) 必須預設人的"自由意志"，特別是人的行動是特別地、每一次都是沒有決定因素的 (specially, particularly indeterminate)。他們也同意：所有的人都具體有能力回應上帝賜給人（達到人）的啟示；而那足夠使人得救的啟示，的確達到每一個人，不論他聽到福音與否。（歷史上的加爾文主義，會質疑這幾點。）



... man's act as contingent so far as God is concerned, and in thinking that moral agency presupposes "freewill" in the special and particular sense of indeterminacy of action, the two were agreed. In claiming that all men actually have power to respond to such revelation from God as reaches them, and that revelation sufficient to save actually reaches every man, whether he hears the gospel or not, they were agreed also. (Historic Calvinism would query all these positions.)

但是兩種亞米念主義的分歧在於："人類回應上帝的能力，在墮落的時候是否完全失去了。衛斯理認為人的確完全失去這能力，不過，現在藉著上帝的恩典，回復了人類這能力。"（巴刻，頁29）

荷蘭的亞米念主義宣稱：人類回應上帝的能力"從來就沒有完全失去，而‘完全的無能’ (total inability) 從來就不是對在亞當裡的人的正確診斷。事實上，抗議者認為人類在道德上（內心）和屬靈上是‘軟弱的’，可是不是‘壞’（邪惡）的：在他裡面，仍然有能力追求正義，雖然這意願非常怠慢；事實上，上帝大能地（可是不是決定性地）幫助他，作出每一次正確的決定。"（巴刻，頁29。）

進一步分析衛斯理的神學信仰：人做正確決定的能力是恩典，來自十字架

衛斯理的確相信上帝幫助人作實正確的決定。可是他認為，這種作決定的能力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十字架的緣故。十字架的後果之一是：上帝用超自然的能力，恢復了這做正確決定的能力，賜給全人類。巴刻這樣分析：

衛斯理認為，人與上帝合作作正確的行動，與上帝給他能力是兩碼事，這能力也與上帝賜他能力的事實獨立。從這意義上來看，他是接受了抗議者的神人合作說(synergism)。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衛斯理堅持人與上帝合作的能力本身是上帝賜給罪人的一個愛的禮物，而加爾文主義的原罪論（即人完全失去這能力）一點都不誇張。

高舉人性(nature)？高舉恩典？亞米念主義導致自然神論，啟蒙運動，康德哲學

因此巴刻讓讀者們這樣理解亞米念主義裡的兩條路線：

（一）荷蘭的抗議派（亞米念的亞米念主義）強調高舉人原來的本性(nature)，壓低罪的重要性，以致將基督教說成一種"恩典的道德宗教"(a moralism of grace)，意即，好像羅馬天主教一樣，上帝的恩典使人作出使他得救的，道德的努力有可能：用《新約聖經》的說法，就是猶太化的基督教，事實上，就是"另一個福音"。這種高舉人性，貶低罪的宗教，帶來一種高舉理性，貶低上帝的啟示的宗教哲學。簡言之，亞米念主義導致自然神論，啟蒙運動，和康德的哲學。巴刻這樣說：

多特會議以後的一個世紀証明，最後的終點就是自然神論(Deism)：人得救是靠道德（好行為），完全沒有恩典的因素。而衛斯理所強調的，在用意上完全是反對自然神論的；雖然效果並不完全如此，至少，衛斯理是絕對反對"道德（宗教）主義"的(anti-moralistic)。

（二）衛斯理則與荷蘭的亞米念主義不同；巴刻這樣稱讚衛斯理：

衛斯理突出人的罪，好使他高舉上帝的恩典。

Wesley maximized sin in order to magnify grace.

他極力反對他的時代聖公會裡的"道德主義"，這是十七世紀末亞米念主義的"寬大派"(latitudinarianism)造成的後果。衛斯理認為，自己就是這種"道德主義"的受害者。衛斯理堅持：人被上帝稱義，惟獨透過相信基督。

Present justification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alone.

真正的基督徒道德，是因信稱義的果子。

True Christian morality was the fruit of justifying faith.

信心的本質，就是完全放棄自己、投奔基督 (self-abandoning trust).

Self-abandoning trust was of this faith's very essence. (巴刻，頁29)

抗議派的亞米念主義的動機是人本主義的，理性主義的；他們把上帝的主權限制與上帝的定意要肯定人的自主、自決 (man's autonomy and self-determination)。反之，衛斯理派的亞米念主義的動機是直接宗教性的：甚至是以上帝為中心的 (theological)；它只要顯明上帝在救贖上的大愛，和信心在日常生活、實踐的大能。（頁29，30）



信心的本質：衛斯理靠近加爾文的信心觀

關於信心的本質，兩種亞米念主義也有分歧。荷蘭的亞米念主義接受一種"意志主義"的信心觀 (a voluntaristic view of faith)：信心的本質，是委身過新的順服的生活 (commitment to new obedience)。（這與某些清教徒的說法一致。）這種的信心觀，視信心為悔改的一部分；讓信心和悔改，看起來好像是人的行為。信心與悔改，似乎決定人是否得救。

可是衛斯理的信心觀，比較像加爾文。巴刻這樣分析衛斯理：

（他）把信心和悔改分開來處理。信心是有確據地信靠基督 (assured trust in Christ)，是與聖靈的見證相關的；信心源自對自己的無望、無助的覺悟，這覺悟是上帝的律法引致的。

(he) distinguished faith from repentance, defining it as assured trust in Christ, correlative to the witness of the Holy Spirit, and springing from the sense of hopelessness and helplessness which God's law induces.

因此，信心裡面，完全沒依靠自己 (self-reliance) 的因素。這是改革宗與衛斯理派的亞米念主義的共同點！

衛斯理的思想混亂與內部矛盾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一個基督徒怎能一方面看信心是人自己的行為，而另一方面又說，信心是恩典，信心是完全投奔基督，一點兒都不依靠自己？巴刻說："事實上，在衛斯理的清晰、實際的思想的背後，有著一種理論上的大混亂。"

不過巴刻說："他對信心的本質的看法，肯定使他所宣稱的亞米念主義帶有"福音派"的色彩 (evangelical)，使律法主義的成分減到最少；或說，既是神人合作觀的亞米念主義，因此在可能範圍上，使律法主義減到最少。

【待續】

作者是海外華人神學工作者。畢業於威敏斯特神學院（道學碩士，神學碩士），與天普大學（歷史系哲學博士）。目前任中華展望聖約學院總幹事，在北美，亞洲各地巡迴講授神學課程。

介紹傅瑞慕（或譯傅萊姆）的

《上帝話語的教義》

巴刻博士的序言

最近，從前的一位學生來信給我，問道：巴刻博士，在新近有關聖經特性的書籍中，除聖經之外，是否有你認為稱得上是"權威大作"或近乎"必不可少"的？當時，我的確還無法指出一本達到這樣標準的書。但是，現在我能了，就是本書。

這是四部巨著系列的最後一卷，稱為主權神學系列。前面的書卷包括《上帝知識的教義》(DKG)，《上帝的教義》(DG) 和《基督徒人生的教義》(DCL)。現在這部《上帝話語的教義》(DWG) 堪稱是本系列的冠冕之作。作者本人也斗膽表示說，"我覺得這本書是我至今為止寫得最好的著作了。"我完全贊同。無論從實踐還是從頂峰的層面看，它都是這個系列的終結篇，從廣義上來說，系列從一開始就都是專著在上帝話語的主題上。將前面幾部各自的思緒匯總起來，發展成單個的系統縱覽，它現在可以獨自站立，它自己就像一個劃時代的標記單獨矗立。我能夠引薦此書，真是自己的莫大榮幸。

我記得肯定是在 60 年以前，我從詹姆斯·丹尼那裡得到一個想法，就是在教導系統神學中，理想的情形是該把聖經論的教義面對處理兩次——第一次是開頭時，在於建立知識論和方法論；第二次是在結束時，在於整合有關聖經的所有智慧成為一個結晶、工具、上帝的傳送帶，即通過收集和綜合一切各種形式教義內容的過程，將其清楚地展現出來。丹尼自己從未嘗試這麼做，而事實上，裡奇爾 (Ritschl) 在他的思想裡都承認，他無法一致地達成這個目標。我從未嘗試過，我認識的教師中也沒有過。但是，雖然這本來不是約翰·傅瑞慕刻意追求的目標，但大體而言他實際上已經達成了此目標！就是以知識論和方法論開始這個系列，再按丹尼提議回到整全的聖經論作為系列的結束。這個龐大項目，自始至終，都完成得相當完備和卓越。

傅瑞慕在幾所保守的改革宗神學院執教達四十多年之久，在他在教授的不同課程中，上帝話語的教義是他幾乎每年都要開的一門課。在他自己的圈子裡他贏得了許多人的仰慕，不過，在更廣泛的福音派和基督教的世界裡，他的影響力還未達到該有的地步。我希望主權神學系列，特別是這本書，能夠改變這種情形。因為在這本書裡，我們看到了他治學的廣度，精度，清晰易懂，嚴謹的以神為中心，對實際問題的敏銳，分析的深度，融會貫通了基督教的智慧，和全身心對上帝成文話語的忠心，而這一切在他不知不覺地論証中，都天衣無縫的結合成一個大有說服力的、振奮人心的世界觀。本書中有兩點特別的可貴之處，值得在此分別提及。

首先，在此書中將所有主題聯繫起來的"總體構想"就是它的牧養性，對我來說，本來就該如此。在我寫這個序言時，我認識一位姓金中國人，是位70歲的種瓜婦人，她說，"讀聖經就像上帝在和你講話一樣。"其實，這正是傅瑞慕自始至終追隨的真理，正像人們期待的那樣，他自己事奉塑造的方式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在他開場白的第一段中，他寫道：

此卷書的主要論點在於上帝對人的講話……很像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說話。……我的論題是，就其本質和層面而言，上帝的話語是祂對我們位格性的溝通。在其他地方，他說位格—啟示是他的主題，而且他保持這個主題作為必要的架構，從而在其中維繫著所有純正的神學思想和其發展。這個進路的深刻正統性是顯然易見的。

其次，正如聖經呈現的那樣，上帝深奧的特性和敬虔的特質，在這裡以三重層面的多重視角性呈現出來，這已經成為約翰·傅瑞慕的招牌了。在其概念上，每個三角裡的任何一角即是獨特的，又是與其它兩個角密不可分，而且它們之間必須總是聯繫在一起。因為傅瑞慕堅信，我們在此有從聖經告訴我們的有關三一創造主的一個相似的影子，就是稱為實施的三一論。在上帝合

一的裡面，聖父發動，聖子調解，聖靈實行，所有三個位格每時每刻都一起同工。因此，全權之神，就是主權之神，其表現就於在祂的掌管，權柄和同在。上帝向我們的啟示包括事件，話語，和位格，因此啟示本身具有環境性，語言性和關係性，同時，從我們作為啟示接受者的角度來說，啟示就具有准則性，處境性和存在性。同時，對啟示的回應就是一同擁抱信仰，順服和參與在其中。傅瑞慕給予我們的這些基於聖經，專注於神學的思想圖形，一定會拓展我們的思想，清晰我們的異象，讓我們受益良多。正如傅瑞慕把神學定位為將上帝的話語應用在我們人生的每個層面裡的那樣，多重視角性的視角所照亮的就是把真理整合在神—人關係上，這一點真該得到讚揚。

我們說到哪兒了？"權威大作"？真是毫不誇張，"必不可少"？的確是千真萬確。你覺得約翰·加爾文、約拿單·愛德華茲、亞伯拉罕·凱波爾、本杰明·華費德，這四個我常譽為改革宗巨擘的人物，會像我這樣熱心地大力舉薦這本巨著嗎？我想會是八九不離十。我該說的都說了。現在輪到你了，請你親自品嚐這精美的食物。

編註：這本John Frame所著*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由陳彪牧師翻譯，仍在進行中；預計2012或2013年完成；已完成部份請參：<http://old.thirdmill.org/chinese/books+articles.asp>



動力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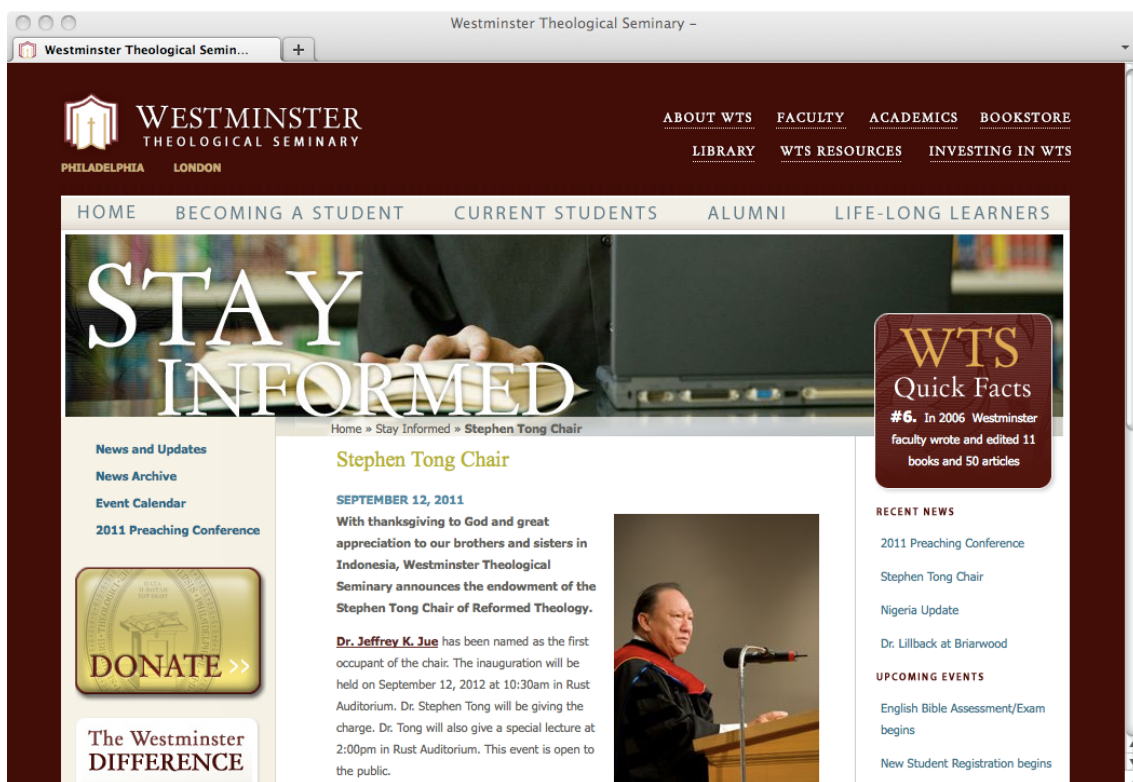
唐崇榮國際佈道團

Stephen Tong Evangelistic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Headquarter: 1458 Woodglen Terrace; Bonita CA 91902

Mailing Address: P.O. Box 823, Carmel, IN 46082

Telephone: 1-800-565-4243 Fax: 1-317-818-6908



- ▲ 2011年4月24日在印尼雅加達設立「唐崇榮改革宗神學講座教授」，9月12日全日將在費城威敏斯特神學院舉行「唐崇榮改革宗神學講座教授」相關活動。Jeffrey K. Jue 教授將成為第一位獲此頭銜的教授。相關報導與訊息，見威敏斯特神學院網站：<http://www.wts.edu/stayinformed/view.html?id=1100>